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八十六回 芳草萋萋鸚鵡洲

丁一帶著約瑟夫和莊重二人，回到青城山上。在一片密林中，憑著本能，找到了那個隱沒的山洞。丁一叫兩個弟子在外稍候，一個人恭敬地走進洞裡。

青城子穩坐蒲團上，見了徒弟，微笑說：「癡兒何其肥胖？」

丁一身材已有點發福，聞聲跪下，叩頭道：「師父教導不詳。」

青城子笑說：「倒是為師的不是了，起來吧！」

丁一起身，見師父還是道骨仙風的模樣，心羨不已，說：「人間應酬太多，推辭不掉。今後當隨伴師父，多食野筍。」

青城子說：「時機未到！快叫他們進來吧，他們在夢想青城別墅呢！」

丁一忙喚二人入內晉見祖師，兩位徒孫行完禮，垂手恭立在一側。

青城子順口問了二人幾句話，繼續對丁一說：「你們即日前去新疆，為師有一重任，交付爾等。中國引黃入晉、南水北調的工程，只能治標不能治本，今後缺水問題日益嚴重，爾等應設法解決，以利民生。」

丁一說：「弟子怕無此能力。」

青城子說：「只有做與不做，沒有能與不能。此事本係前定，不過假手於你。只是千萬注意，不到不得已，不要多與天庭打交道。」

丁一問：「還要和天庭打交道？」

青城子說：「天庭泛指玉清系統。此事功德無量，昊天本來屬意玉清，但他僅能治理承平盛世，遇有變局，便須靠我輩來收拾。」

丁一說：「師父不是說弟子要行道十年嗎？」

青城子說：「這就是十年行道，你可應用神通，便宜行事。」

丁一又說：「弟子好不容易才回來，為何要即日動身呢？」

青城子笑道：「你道此洞是仙人所居，有人以為是蟲蛇出沒處呢！」

約瑟夫一聽，嚇了一跳，忙跪倒說：「徒孫無知，請師祖原諒。」

青城子說：「起來，起來，你能收斂至此，已大不易了。」又對莊重說：「你還想看山下的花花世界麼？」

莊重也嚇得跪地叩頭說：「不敢！」

青城子說：「你不知調攝身心，妄想追求法力成道，是去道日遠。」

丁一說：「莊重孽深，弟子不敢擅用法力為他消除。」

青城子說：「莊重尚有情債，若不償還，生生世世難以成道。」

莊重說：「徒孫沒有情債，那些只是作戲。」

青城子說：「戲即是情，情能生戲。你不念情，情仍隨你。」

莊重說：「徒孫和她事先說好，彼此沒有糾葛。」

青城子說：「那不正是作戲嗎？假戲成真，日久情生。」

莊重連連叩頭說：「請師祖開恩，為徒孫消孽。」

青城子說：「你所求何道？」

莊重說：「徒孫只想跟隨師父。」

青城子說：「那是因你師有神通，非為求道。」

丁一也求情說：「莊重跟弟子甚久，望師父網開一面。」

青城子嘆氣說：「也罷，爾等可去了。」

丁一說：「弟子剛來，還沒有向師父稟報。」

青城子笑道：「稟報什麼？還有為師不知道的麼？」

丁一涎著臉說：「弟子心裡想的多得很。」

青城子站起來，舒展了一下四肢，說：「不必多想了。須知人可一日不食，不可一日無水。快去吧，早日完工，善莫大焉。」

說罷，青城子人影已逝。

丁一忙率二弟子跪地拜辭，三人又返身下山。

中國號稱地大物博，約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面積，除了崇山峻嶺、廣漠荒原之外，可以耕種應用的地方還不到兩成。然而幾千年來，這片土地上養育了無數人民。到二十世紀，中國的人口約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。

中國土地在長期墾植下，水土保持不良，近來面臨的問題更多，諸如荒漠化、土壤流失、雨林退化、環境污染、乾旱缺水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其中最嚴重的是缺水，舉凡民生、工業，都需要大量水資源。水不夠了，便挖深井，抽取地下水。等地下水位降低了，無水可抽，麻煩便來了。

中國的水資源總量約二萬八千億立方米，居世界第六位，但人均佔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數的四分之一，排在第八十八位。

嚴重的是分佈不均，長江流域以南，水量佔全國八成以上，耕地面積只有四成。而黃河、淮河和西北內陸水量只有百分之十二，耕地則佔四成半，嚴重缺水。偏生這些地區又多屬礦產、能源和棉糧油的基地，尤其是華北地區，人文薈萃，缺水所造成的影響，將有動搖國本之虞。

歷史上，黃河每三年泛濫，十年改道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實在難以計量。為了生存，歷代人民不得不築堤防汎。偏偏黃河流經黃土高原，攜帶大量的泥沙，一過山西、陝西及河南交界處，地勢頓緩，億億萬萬噸的泥沙便開始淤積在河床上。結果河床越築越高，到了下游，比兩岸陸地要高出十幾公尺，形成一條天河。

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，由於全球氣候變暖，雪線後退，水源減少。兼以連年乾旱，下游人口增加，大量引進工業等等因素，用水量暴增。一向洶湧澎湃的黃河，居然漸漸消退，甚至形成「斷流」，乾涸的河床竟然可以行車。

其中最嚴重的是山西太原，那是個古都，又稱西京。由於山西產煤，長期開採的結果，地下水位劇降，在太原一帶，地下水位約在地表五百公尺下。

基於煤礦對人民的貢獻，能源及重化工業又急需全面開發。中國政府決定建設「引黃入晉」的重大工程，以解決民生及工業用水問題。

「引黃入晉」是由山西之萬家寨起，截黃河之水，使流入山西境內。其工程分成本樞紐、總幹線、南幹線及北幹線四個部份。線路總長三百一十四公里，其中隧洞一百九十二公里、埋涵一百零一公里、渡槽三十九座、倒虹六座，年引水總量十二億立方米。

此中有六座五級揚水站，總揚程達六百四十八公尺，總裝機四十二萬千瓦。調節水庫四座，總庫容量近三億立方公尺。而樞紐工程在山西偏關縣、萬家寨西的黃河上，有一座九十公尺高的混凝土重力壩，庫容近九億立方公尺。其後建一座水力發電站，裝機

容量一百零八萬千瓦，年發電量二十七億度，是華北電網的主力。

引黃入晉工程於一九九一年四月正式動工，耗資千億，在二〇〇七年完工。

長江水量較大，居世界第三，但因過去「圍湖造田」的緣故，流水的調節量減少了，在二十世紀末，經常氾濫。故政府破除萬難，開闢舉世最大的水利工程，是為三峽水庫。此舉勢在必行，而影響深遠，耗資數千億。

長江水多，故又有「南水北調」的創議，近期工程擬沿唐白河平原北部及黃淮海平原西部，佈設自流輸水總幹渠，從漢水上游的丹江口水庫引水，沿途送到鄂、豫、冀、北京、天津五省市，提供日常生活及農工用水。

此外還有東線及西線工程，東線只是將長江水抽調北方；西線則在長江上游大渡河、雅礱江、通天河上建築水庫，用隧洞穿過巴顏喀拉山，向黃河上游送水。

但是這種做法只能解除燃眉之急，隨著經濟發展，水資源的需求量也成正比上升，缺水的問題永遠存在。

中國處於亞洲大陸的東南方，屬北半球溫帶區。北邊有西伯利亞凍原，西接歐洲大陸，南有印度次大陸，東臨太平洋。以地勢來說，是由西向東傾斜，長江、黃河就是發源於西部高原，橫貫中國，最後注入太平洋的長河。

雨水來自空氣中的水蒸氣，隨風散佈。風向則視地球緯度而定，北半球冬季都是西風，夏季則為東風。東風挾帶太平洋大量的水蒸氣，雨量充沛，但卻集中落在東南平原上，迅速流入大海，對內陸幫助不大。

西風在經過歐亞大陸，到達中國後已非常乾燥，濕氣洩盡。而長江黃河的水源，幾乎全數仰賴雪水，若積雪不厚，必然有缺水之虞。

自從二十世紀七〇年代，全球工業廢氣提升了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，地球溫室效應加劇，中國西部高原的雪線退卻了一千公尺。也就是說，或遲或早，中國地區嚴重的枯水期即將來臨，那不是任何水利工程可以解決的。

聯合國氣象專家，於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五日，曾公開發表警告，指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較十九世紀約高了三成，氣溫較五百年前高出攝氏一至二度。受溫室效應影響，兩極冰冠溶化，百年內水位將上升一公尺。屆時很多沿海都市都將沉到水下，南太平洋島國（全球第二小）圖瓦盧，已於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九日被淹沒。

在這種狀況下，中國唯一的希望是引進印度洋的潮濕空氣。但是由於大陸板塊的漂移運動，數億年前，印度次大陸擠壓過來，將中國西南方推到近萬公尺的高度。且以每年數公尺的速度繼續上升，形成一座高大的屏障。每當潮濕的東南季風吹來，被高山一逼，空氣垂直上升，結果溫度降低，水蒸氣便凝結成雨。

這種現象，一方面造成印度北部及孟加拉的連年洪澇，另一方面，翻越喜馬拉雅山的空氣則乾燥無比，使得中國大陸乾化，土地沙化。

丁一找了幾位專家討論，大家一致同意，如果能把中國西部帕米爾高原之側，喀拉崑崙山系的奧斯騰峰移走，開闢一個風口，使水蒸氣在未全部釋出之前，便進入新疆，則可徹底解決缺水的問題。

只是這個工程難度奇高，要在八千多公尺的高山上，開出一個有效的風口，什麼樣的技術才能解決工程上的障礙？另一個難題是奧斯騰峰位於中國與克什米爾邊境，而該地區又是巴基斯坦與印度經年爭執不休的焦點。

前者是工程難題，後者是政治死結，無一可解。

丁一有一個信念，追求利益是人性之常，只要利益分配得當，任何問題都有答案。這兩道難題有先後次序，只要能解決技術問題，就會有無限的商機。有了商機便有人得利，政治問題自然迎刃而解。

他計算一下，開一個有效的風口，應該將山峰挖低到五千公尺左右。算起來有兩百公里長，十公里寬，三公里高下，幾乎有六千立方公里的土方。

就算有方法開出風口，這麼多的土石又該如何處理？不管丟到哪裡，都將造成不可估算的生態災難。

如此瘋狂的事，沒有前例，沒有成規，當然更找不到專家願意接受挑戰。丁一獨自苦苦思索，只在需要專業知識時，才找一些專家討論。

在討論中，他又學到不少，原來這種花崗岩含藏大量的稀有金屬，價值不菲。他先成立一個跨國公司，用了不少鈔票神通，取得各國政府的同意，並在五大洲公開上市，項目是崑崙山各種稀有金屬的開採。

開礦不難，只要能找到礦源，規模越大籌資越容易。其實，花崗岩本身就有用非常，打磨光滑後，是最佳的建材。而奧斯騰峰又是和闐玉的家鄉，白玉、翡翠、紅藍寶石等比比皆是，此外還盛產黃金、白金、銀、鎢、錳以及鈾等放射性物質。經濟價值極高，只是位置偏僻，開發成本過高，還沒有人把腦筋動到這裡。

丁一作了全面的規劃，先以空中交通為主，建造機場，將器材及專業人才運到山中。然後是宿舍、辦公室、店鋪、餐廳，一切生活設施應有盡有。不久，再大量聘請工作人材，山區中一個小小的市集就此形成了。

由於這一帶乃大陸板塊擠壓而生，原生岩層的連續性良好，大部份礦脈都裸露在外，可以連續開採。短短的兩年間，基於業務需要，礦區就聚集了幾千個各種專家，公司的營業額也高達百億美金。

開礦的生意大大成功，這一來，又讓幾個國家眼紅，紛紛提出自行開礦的計劃。丁一志不在此，反而全力促成，提供一應的設備、資源。不到幾年光景，崑崙山便成為熱點，成千上萬的流民聚集，紛紛在印度河、葉爾羌河中下游搭起帳篷，用一些簡單的工具，一個個大淘其金。

丁一想盡辦法，始終無法解決特大面積開山及移石的難題。

一天，他決定向上天求救，沐浴淨身，他便呼請大將軍來見。伏魔大將軍立刻現身，對丁一說：「小將在此。您也太過矜持了，少用神通不是不用，害得我沒事可做。」

丁一說：「我發覺自己懂的不夠多，乘機學習學習。」

大將軍說：「是呀，我們天庭也如此，因為資訊時代到了，最近辦了靈修班，三品以下都要學習。」

「為什麼三品以下？」

「玉帝是不用說了，一、二品大臣旦夕伺候在側，只要上邀天寵就夠了。」

「那不是遲早要落伍了嗎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！只要玉帝下一道旨令，再換一套技術，不就得了？」

「那我正要請教，有沒有任何技術，能讓我將此山移開？」

「什麼山？」

「這座奧斯騰峰和它周圍一百平方公里的山峰。」

大將軍伸伸舌頭，說：「哎呀！你這是自找麻煩了！先別管技術吧！山小神小，山大神大，這些大神都位列仙班，官拜五品。而且山山相連，氣氣互通，這事要先稟明玉帝，恐怕不是你我作得了主的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重要嗎？」

「當然重要，因為中國年年缺水，我必須將這座山移去！」

「列子說有位愚公，子子孫孫代代相傳，最後將王屋大山移走了。」

「正是，中國之有今天，正是前人移山的結果。」

「那待小將上奏天庭，看是如何。」

丁一同時在網上刊登了一則廣告：

「徵求能將一千億噸山石移走安置的可行方法。」

這篇廣告頓時成為網上笑談，當然也有不少人應徵。不是說做了一個夢，便是天方夜譚的翻版，開玩笑的居多，因為人人懷疑這個廣告的可信度。

偏偏事事有例外，一位名叫仇峰的核子專家，他發明了一種「線性核爆」技術，可以像激光一樣，在很小的範圍中，將能量高速貫穿堅硬的固體。該技術原來用在軍事上，專門爆破裝甲車、坦克以及碉堡等掩體。

他的技術已發展到可以一次穿透近百公尺的鋼筋水泥，但因本世紀以來，各國全力發展導彈，這種技術用處不大，以致計劃被束之高閣。

仇峰在一個脫口秀中聽到這個移山的消息，他立刻想到，如果再加改進，他的技術當然可以切山。於是他回了一封電郵，表示他能「切山」，但無法安置土方。

丁一立刻將他請至奧斯騰基地，兩人一見，仇峰笑道：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我就沒有這麼大的氣魄。」也難怪，仇峰身高六尺，丁一在他面前顯得極其矮小。

丁一也笑道：「人矮嘛，難免恨山高。」

仇峰問：「聽說您要移山，真的嗎？」

丁一指著窗外說：「是的，就是那座。」

「請問您為什麼想這樣做？」

「山水一本自然，但是它擋住雨水，人民生計無著，不得不移。」

「移了有用嗎？」

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雨水的平衡，涉及人類的智慧與生存。中國古有虞舜，導百川以利民生。今日人口滋生，而用水不足，唯有導氣流以利江河。」

「但是這也可能有後遺症呀！」

「是的，有利必有害，但利害相權，必有取捨。」

仇峰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往日所習造孽頗多，故不得不有此一問。風水改變了，勢將影響生態，您有沒有詳加考慮？」

「我考慮很久了，自從十九世紀以來，水壩水庫、人工運河、人工綠洲、人造雨等等，無一不是人類妄想征服自然的產物。但是問題不僅沒有解決，反而越來越嚴重，怎麼辦呢？復古是不可能的，只有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先求生存，再作改進。」

「我是說，當山被移走以後，氣候的改變情形，有沒有做過電腦模擬？」

「有的，我委托了好幾所大學，做了各種推演。由於最壞的情況莫過於當今，所以各種變化的結果都是正性的，除了政治因素無法列入之外。」

「好！那我就放心了，只是我有能力將數公里的山切開，卻無法將土方移走。」

「那個慢慢再說，你先研究一下是否可行。」

「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但是要先有設備，才能試驗。」

「你放手做吧，資金有的是，由你支配。」

仇峰反覆計算，在山上設立了一個核子反應爐，將發射台設在一個他自己命名的「孤傲峰」峰頂，又以一座小山測試，證明理論可行。但是正如他所說，山可切，卻無法搬移，更無處可搬。

這時，伏魔大將軍帶了六丁六甲等天兵天將來了，對丁一說：「所幸天庭架設了資訊網絡，知道茲事體大，命令我等便宜行事，任憑吩咐。」

丁一就說：「我們已解決了開山的難題，你們負責把石塊搬走就行了。」

那六丁一聽，心生不快，說：「我們是開山專家！不負責搬山。」

丁一問：「誰負責搬山呢？」

六甲說：「開了就得了，為什麼還要搬？」

丁一說：「不搬，那開了做什麼？」

六甲說：「開山就是開山，要搬山另請高明！」

大將軍立刻說：「玉帝有旨，一切都要聽丁一指揮。」

六甲說：「聽是一回事，搬是另一回事，我們不會搬！要我們怎麼辦？」

大將軍說：「哪有不會搬的道理？」

六甲說：「大將軍有所不知，天庭分工明確，各有各的任務，逾越不得。」

丁一好奇地問：「都已成神了，怎麼不能變通呢？」

大將軍說：「道友是上清門下，顯然不知天庭規矩。六甲說得不錯，連掃地都有一定的範圍，如果掃錯了，麻煩就大了。」

丁一不解：「怎麼會呢？不是三尸已除了嗎？」

大將軍說：「那是指大羅金仙，我們只會當官，不過比凡夫多了一點神通。果真三尸不存，還到天庭伺候誰去？」

丁一恍然大悟：「怪不得我師父說，少跟天庭打交道。」

大將軍說：「不能這樣說，反正成敗大家有分。」

丁一說：「那這些土方該怎麼辦呢？」

六甲說：「末將曾經聞言太清門下將移居人馬座，莫非與此有關？」

丁一記起師父的話，突然想通了：「對了，這些土方正好做一顆人造衛星。」

大將軍問：「什麼人造衛星？不是個小盒子嗎？」

丁一說：「小盒子是臨時用的，如果要旅行太空，就必須有個完整的生態系統。我記得有人說過，在太空中要成功地生存，最好是個球體，起碼要有十公里以上的半徑。這些土方正好利用上，只是用什麼辦法把它搬到太空去呢？」

六丁說：「我聽說人間有火箭，比天庭的神通還大。」

丁一搖搖頭，說：「火箭成本太高，每噸的代價與黃金等值。」

六甲說：「非末將推諉，此事實非吾等所能勝任。」

丁一知道，就算大羅金仙來此，也未必能將千億噸的土方送上太空。更何況還有一應的動力、導航、生態等系統，人間事要人自己解決。神祇只是跨越空間的介面，小事尚可相煩，這種大事，還是自己動腦筋吧！

送走了天兵天將，丁一又想到利用網絡，他又登出一則廣告：

「徵求能將億噸土方送上太空的方法。」

這時已是二〇一二年，科學技術進步非凡，不到三天，就有一個名叫朱里諾夫的俄國人來信說，他認為可行，但是經濟力量不足，需要資助。

朱里諾夫是位隕石專家，他對一種所謂的「重石」下了不少功夫。在萬有引力的立場，重石之所以重，是因為質量密度高，所以引力大。這種材料相當堅固，都來自太空，即令地球上，也早就沈入地底、熔於地心了。

有一次朱里諾夫用透視方法，發現一顆重石上有個很小的孔洞。他仔細觀察，卻令他大吃一驚，孔洞裡面有少量的懸浮微塵，這顯然是一種無法用萬有引力解釋的現象。照理，以重石的引力，那些微塵應該附著在石壁上，不可能懸空漂浮。

他設法在孔隙中再塞入一些物質，這種現象依然存在，直至塞滿了還是一樣。在孔洞開口的一方，好像有股力量向內「吹去」。

這個現象讓他困惑了很久，直到有一天接觸到智慧學，書中認為萬有引力是一種誤解，實際上是「宇宙壓力」。這兩種說法表面上分別不大，所沿用的公式也相等。卻如「天動說」與「地動說」一般，將導致科學上重大的突破。

宇宙壓力可以解釋這種現象，若壓力產生自宇宙本體，則各個座標位置上的壓力相等。物質因能量聚集而受壓，會向壓力較小的一面移動，且與其距離平方成反比。因質量密度極大的物質能隔絕宇宙壓力，故在重石的洞孔中，宇宙壓力極小。

朱里諾夫需要經費成立重力實驗室，以證明這個理論。如果理論成立，就可以模倣重石的中空結構，製造出反重力的器材，輕鬆地舉起重物。

丁一見事不宜遲，立刻撥一億美金，讓朱里諾夫在崑崙基地建立實驗室，研究送土上天的可行技術。

不到一年的時間，朱里諾夫瞭解了重石結構，並利用分子重組技術，成功地製造出一種超大型的「失重空間」。在這種空間中，可以用很少的能量，將極重的物質送到離地球一百公里以外的太空。

這時仇峰和他的助理雪山子等人，已將許多山峰切開，一一運送到失重空間中，最後終於將此無重空間送上太空。整個計劃動員了一千多人，上萬部機器人，全部工程花了五年的時間。終於在二〇一八年，將奧斯騰山挖出了一個長達四百公里，寬有五十公里，而平均深達四公里的巨大風口。

在一百公里的上空，一個人造衛星也成形了，可是並未引起世人多大的注意。因為這時全世界電腦聯盟正在醞釀，大家吵嚷不休；兼以多媒體五花八門，虛擬幻境與實境交錯；更令人興奮的是，長生不老的美夢即將實現，誰管天上多了什麼！

再說美國人已在二〇一一年移民火星，太空站、太空旅館也有數十家，天上飛來飛去的衛星不下數萬顆，所以這等大事並未引起世人的注意。

丁一又派工程人員將衛星整理成形，在中心安置了適量的重石，使之與地球重力相近。又請了生態專家，在地表注入大氣、製造水域、種植植物、並選擇搭配的動物。最後又設計了各種社區、道路等等，以利人類生活。

自丁一走後，卜二在廣西的六萬大山一個偏僻的山頭，蓋了幾間茅屋，連同幾位弟子，再度歸隱。

丁一不期而至，卜二掃地相迎。

卜二說：「此間無好茶。」

丁一自身邊取出茶壺，笑道：「有好水即可。」

「怎麼不見莊重與約瑟夫？」

「約瑟夫事忙。」

「莊重情忙？」

「差不多，他受兒時遭遇所惑，我為他設了八斗七星大陣。準備花一百天，讓他重歷人世，應劫三生，以了諸孽。」

「那是莊重之福了。」

「聽說智能晶片是你發明的。」

「怎麼我總是最後一個聽到？」

「為什麼不在公司做？」

「一個上市公司，任何人只要買了百分之三十的股票，就可以控制主權。萬一智能晶片落在某些人手上，我豈不是助紂為虐了？」

「說的也是，但是至少可以向公司開口，要一點資金。」

「用不著，自你走後，我也把你留在我名下的股票全數出清，將得款用於晶片設計。完成後交給一家國際信託機構，由他們監督，公正處理。」

「立意甚佳，但你怎能防止人性之私？」

「我用了一點小小的手段，是變自你的『死馬殘局』。」

「如何變法？」

「這晶片有智能，只認一位主人，主人若多佔一片，它就變成死馬。」

「好極了，可是如何推廣呢？」

「原則上窮人贈送，富人付費。反正有錢人買得起，那是生意，生意是不愁沒人做的。但若富人裝窮，關係也不大，智能晶片會把富人當窮人看待。超過規定的錢，都會被視為不義之財，讓假窮人煩不勝煩。」

「聽說這事波譎雲詭，各大公司諜影重重。」

「殘局已終，那些俗事污人法耳！」

卜二一邊說，一邊帶丁一走進桂花林，沁人肺腑的馨香猛然撲鼻，頓覺心曠神怡。二人就石而坐，泡了好茶，卜二問：「道兄又有何見教？」

「太空衛星建妥了。」

「恭喜！恭喜！」

「拜托！拜托！」

「我只是個拓荒者，現在找我不嫌遲了些？」

「正是要你去外太空拓荒。」

「那是年輕人的事，八十多歲未免太老了吧？」

「難道姜太公不釣魚了？」

「釣魚？現在連汽車都不能坐了。」

「放心！我們採用反重力引擎，和住家沒有分別。」

「那你呢？一起去嗎？」

「我到哪裡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「當然有，新棋佈局呀！」

「不！要先有觀念，才有行動。」

「一本《道德經》夠嗎？」

「當然不夠，人類文化都應該移植過去。」

「我怕又來個秦始皇。」
「焚書坑儒？可能嗎？」
「有可能，我自己就有這個打算。」
「最先燒的是哪一本？最先坑的是誰？」
「《老子止笑譚》和我。」

二人哈哈大笑。

丁一告訴卜二，那個衛星是個圓球，直徑十公里，中心有一個人工製成的重力場。一千公尺高的表面有大氣層，有自給自足的生態循環系統，有最新式的能源設備，以及各種人類必需的生產環境。甚至有強大的動力系統、導航器材等等，儼然一個小型社會。丁一微微一笑，接著說：「我們還作了基因篩選，給你帶了各種遺傳基因。當然，其中有一些動物，少不了有狗在內。」

卜二大笑：「糟了，有狗就有奴才！」

丁一說：「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少過。」

「聽說天上都有狗才呢！」

「我查證過，天上只有狗魂，沒有狗子！」

二人開懷大笑，卜二又問：「馬有沒有？」

「全部才幾十公里地，馬腿太浪費了吧！」

「那我如何以馬革裹屍呢？」

丁一收起笑容，嚴肅地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明年大利遠方，十月有好日子。你還要徵召人馬，不過一年多，夠嗎？」

「大概要多少人？」

「據我們估計，最理想是八百人。」

卜二慨然說：「那麼一年多足夠了，我這裡有一份網友名單，大約有一千多人。凡境界夠的，我都會一一邀請。其他的專業人材，或者道德文章過人的，也不在少數。只是不知道你有沒有推薦的人選？」

「我認識的人，不要說去外太空，連想去月球旅行的都沒有。」

「好！這事就交給我吧！」

「那我們分頭行事，隨時網上聯絡。」

首先，卜二的弟子們一聽就五味雜陳。有的聳聳肩，反正跟著卜二，早就有了前途難測的心理準備；有的面有難色，去月球還可以，去太空，豈非屍骨不存？

卜二先在私人網站上用電子郵件遍發英雄帖，言明要去一個不知名的地方，而且是一去不返，必須有犧牲的決心。有志另創新機，將人類文明發揚光大者，在沒有家庭及人情負擔的情形下，大家定期聚會商討。

這一千多人中倒有三百人有興趣，因為常時在網上探討人生，這些人多半都心有靈犀，知道卜二的想法，此時出走絕對不是荒唐透頂的行動。

問題在這些人絕大多數是男性，而且很少外籍人士。卜二希望這個現代的諾亞方舟能夠包容各族各裔、各種文化。鑑於人類在地球上以往的行徑，他先訂下三個最低的排斥標準：凡是具有愚昧、傲慢、嫉妒三種劣行者，一概不收。

網上這三百人已有長時期的溝通，故問題不大，但要能男女配對，就不是易事。首先，女性比較務實，考慮的是安全保障，這一點是天經地義的，是缺點也是優點。在未來的發展上，不僅要考慮種族延續的問題，也要顧到陰陽互補的特性，故女性不能或缺。只是女性既然不願冒險，強求就有違自然。

其次，全部是中國人也不合情理，那又能找什麼人呢？先不談文化殊異，光是意識型態就是麻煩的課題。最棘手的是時間有限，不可能一一交換意見，彼此更不可能有共同的目標和一致的想法。

雖然美國人已移民火星，但是人對移居火星與太空漫遊，有截然不同的心理認知。不論火星有多遠，至少眼睛看得見，人也隨時可以再回到地球。

太空旅行卻是條單行路，有去無回，前途難卜。如果有人三心二意，半途後悔了，那時進既不能，退又不可，豈非誤人誤己？

卜二考慮再三，轉而一想，只要是人，在哪裡都一樣，有問題的永遠有問題，沒問題的也永遠沒問題。有問題的人真能戮力尋求解答，問題自然迎刃而解。沒有問題的人，就像廟裡的泥菩薩，拜之不動，推之不倒，對誰都沒有幫助。

那麼，又有什麼標準，又憑什麼手段來選擇呢？

道即自然，人世之道就是師法自然，人哪有作主的權力？

卜二不再堅持任何條件，只在網站上公佈了一則消息：

「茲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，決定浪遊太空，永不復返。有意者請洽本網。」

原則已定，卜二便交給別人執行，只訂下啟程的日期，以及每人限帶的行李等，不再過問此事。

在一〇年代，科技的成長曲線已經突破了臨界點，世貌蛻變，各種新生事物迥非生活在世紀初的人想像得到。多媒體技術成熟，虛擬幻境、實境都有各種產品流行，風靡全球。好的一面是人人有所屬，每天在幻境中玩得不亦樂乎。壞的一面則是人人沉迷，其他一切都漠不關心。

科技的劇變中，資訊科技首當其衝。當觀念成熟後，有如漫遊宇宙時空的生命種子，它已不再是人類的專利了。其中最大的突破便是「概念網絡」中樞，這個網絡具有以漢字結構表達的「常識庫」，能用語言文字和人溝通。這種觀念將西方的人工智能打入玩具級次，等於是將精神生命賦與矽結構，使之進化到另一層次。

有了理解的基礎，再根據人類生活習慣及地域特性，世界語言翻譯機的理想實現了，人人可透過電腦，作即時翻譯。這一來，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減少了，尤其在國際場合，彼此都可以暢所欲言。

電子技術則進入了奈米微分子結構，這時的電容器只是兩排密植的分子，一排導電，一排絕緣。體積縮小了，電容增加了，而且絕不漏電，功能強化了百萬倍。微波通訊也邁入功能傳輸，電線被淘汰，無線電流動力網普及全球。

微分子結構技術又將電晶體體積縮小了十萬倍，往日的桌上型電腦，如今只是一群微分子，還不到半立方公分。過去所謂的高科技，現在已是民生基礎工業，一切由電腦管理，機器人負責生產，人類升格為太上皇。

基本上，電腦都具有微波收發的通訊功能，有離子顯示器，有各種控制應用。這時的網絡是交互式，有小型的局部地域網，地域網相互聯接成區域網，再上去是各國的內聯網，以至於全球聯通的國際網絡。

這種網絡是單頻式，以10 GHz 超高頻載波，每個人有其特定的編號，每一編號就等於一個載波波段。通訊時只要把「概念訊息」放在個人分配到的波段（相當於個人信箱）中，電腦就會自動解碼。

單頻通訊的成本極低，因為全球只需要一個頻道，只要處理一種統一的訊息。更有利的是，「概念信息」透過理解系統，在很小的波段中，便能表達無限的信息。就算八十億人同時上網，也不會發生壅塞現象。

私人電腦已改稱微機，置於腕上就是一個全功能的助理，體熱就是它的電能。另有可供語音輸入的耳機，其實也不能叫做耳機，那只是植於耳骨上的一種裝置，利用人體傳導震波，再作語音轉換。還可經由私人助理，任意上網溝通。

分子工程更是風光，一種熱電晶體能使電熱互換，掀起材料革命的新紀元。恆溫物質成為食衣住行的基本原料，不僅溫度可以

控制，且可將多餘的熱轉為電流。太陽的光熱所蘊藏的電流量足敷全人類需求，經熱電晶體轉換，其損耗不超過百分之三，能源問題徹底解決，石油因而封井，走入歷史。

世紀初大行其道的電紙，再經一系列的演變，電離技術應運而生。這種技術是將電磁波與量子交換的現象，作用在薄膜上，由此改變分子的排列方向，產生光效應，稱做電紙或電布，若作用在空氣分子上，則為電離屏幕。

電紙及電布用途廣泛，在微機協助下，人可以任意改變各種視覺效應。電離屏的功用更廣，不僅可供顯示，若再利用分子工程，調整空氣分子結構，就成為「電離罩」。它可抵擋高溫、高壓，比玻璃的強度大上無數倍。

同時，基因工程技術也有驚人的突破，人的肢體可以複製，壽命更能任意延長，不僅長生不死，更重要的是青春常駐。這是因為負責新陳代謝的核糖核酸被分析出來了，藉著對它的控制，人們可以選擇年齡，自定形貌。再加上生理再生技術的成熟，任何器官、肢體、組織都可以即時修補。醫院被淘汰了，路邊任何一間人體修理店就可完成任務。

人體賴以維生的食物問題也解決了，生存由此獲得保障。微分化學可以將水、空氣與碳氫氧氮等元素合成葉綠素、酵素。只要有能源，加上磷鉀鈣鈉等微量元素，再配合電腦的服務，一應山珍海味，手到擒來。

反壓力、反重力物質一出籠，機器人、生化人也風靡一時。人類社會結構變了，生活習慣改了，思維方式與以往大不相同。

全球貨幣體系建立了，公平貿易有了規範，人類生活有了保障。經濟不再是集體行為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。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家裡工作，辦公室僅相當於交誼場所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還有多少人願意放棄眼前美好的人生，到那幽渺窈冥、前途茫茫的外太空探險？

所以，看來很簡單的任務，其實困難重重，遠比設計一個人造衛星來得麻煩。

卜二當然清楚，但是基於人性的特質，安分守己的不可能自願到外太空冒險。而加入者有少數已明心見性，去外太空不過是一大機緣，以為人類文明的傳承。真正有心參加，自以為負有使命的，意見最多，經常剛愎自用。

事非經過不知難，不讓這些人嘗試一下，吵個天翻地覆，誰都不可能聆聽一下別人的意見。卜二稟著無為而為的心態，一任大家爭來吵去，結派成黨，然後黨同伐異，互揭瘡疤。這樣一拖就拖了兩年，有人退出了，又有人加入了。最後謠言四起，謂卜二只是捕風捉影，胡思亂想，哪裡都不想去！

二〇二一年春，卜二假澳門舉辦了一個誓師大會，參加人數高達八百，盛況空前。大會之前，卜二把意見最多、吵得最兇的四十幾個請到一個賓館中，共商大計。

卜二開門見山說：「此次太空之行，只是人類的創舉，不表示未來沒有機會。此事由本人發起，一切早有通盤計劃，如果不同意，可以即時退出。」

「這兩年來，本人一任各位自由探討，看來成效不彰，問題越來越多。其實，問題只有一個，也就是什麼是人的問題。」

「人類進化迄今，已經達成了宇宙賦與的使命，就是將智慧全數移交給電腦。那麼，人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呢？在科學上，實驗不是一次就能證實的，如果在不同的環境下，能得出同樣的結論，實驗才算成功。」

「可是，我們無權把人當作實驗品，只能說當人類文明定型在某一種現實下，應該有另一種發展的可能。既然我們有這種力量，也有了這個機會，為什麼不去嘗試一下，讓人類的理想更進一步發揮？」

「因此，在歷史上已經試驗過的，我希望力求避免。已經證明對人類社會帶來不良影響的事物，我希望未來不再發生。」

「以上所說，是根本的前提，除此之外，本人毫無意見，各位同意否？」

立刻有人問：「我們應該帶什麼書籍？」

「一本都不要帶。」

「那不是沒有文化了嗎？」

「前提說過，已經試驗過的，力求避免。」

「佛經呢？道德經呢？聖經呢？可蘭經呢？」

「都已經試驗過了，效用不大。」

又有人問：「該採取什麼制度呢？」

「隨環境需要而定。」

「那不是太抽象了嗎？」

「請告訴我一種不抽象的制度。」

「比如民主制度。」

「什麼叫民主制度？誰是人民？誰作得了主？」

「至少比專制要好！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民主制度也在發展呀！未來可能更好。」

「那不是同樣抽象嗎？」

「我們總要有領導吧？」

「做什麼？是不是還要分國立教？」

「那不是成了烏托邦了嗎？」

「我們不是要重新開始嗎？哪種制度不是從烏托邦來的？」

又有人說：「電腦要不要帶？」

「如果你能駕駛衛星，我們就可以不帶。」

「那麼，帶哪一套呢？」

「同理，哪套管用就帶哪一套。」

「現在有沒有合適的電腦呢？」

「至少目前我的這一套很合用。」

「那只是你個人的意見。」

「是的，這也是我個人的太空船！」

「你總不會反對我帶自己的私人電腦吧？」

「唯一的限制，是每個人只能帶一百公斤物品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不為什麼，只是我們安全保障的極限。」

又有人問：「你能保證大家的安全嗎？」

「不能。」

「你這衛星太小，能不能加大一點？」

「不能。」

「那多麼危險！」

「是，我勸你留在地球上。」

各種問題都有，卜二耐著性子，一一回答。與一般人沒有分別的是，參加者總是把自己放在第一，都只問別人能為他做什麼，而不考慮自己能做什麼。

這種事卜二見多了，幾十年來，他為了設計完成智能電腦，早就識透人間冷暖。他只是客觀地觀察研究，一切不動於心。他發現人只是一種機體，其行為完全決定於環境，好人壞人固然沒有分別，智者愚者也相去不多。

這次移民外太空，就和一粒成熟了的種籽一樣，落在什麼土壤中，也不是任何人能決定的。一任成住壞空，一切隨緣，對於這些人，他一點都不加分辨。

有人說：「我們有孩子，總不能留在地球上吧？」

「這是你自己的選擇。」

「衛星上有沒有學校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孩子的教育怎麼解決？」

「家庭教育。」

「為什麼不辦個學校呢？」

「有人要辦，當然歡迎。」

「這是你們的事呀！」

「這是我們的事。」

「我們沒有力量。」

「力量是隨著需要自然增長的。」

也有人說：「沿途總要用錢吧？」

「用錢做什麼？」

「你不是說一切隨緣嗎？我想吃好一点，穿好一点，總可以吧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「那就需要錢來交換呀！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用什麼錢做標準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別人接受什麼錢。」

「我們商量過，最好用黃金。」

「那就用黃金吧！」

「難道你沒有標準嗎？」

「我說過，一切重新實驗，標準也要自然形成。」

「文字語言呢？」

「自行決定。」

眾人議論紛紛，有人大喝：「這不是烏合之眾嗎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為什麼不確定一個理想的計劃呢？」

「請告訴我，人類爭吵到今天，有哪件事符合當初的理想？」

「我們是有智慧的人類呀！」

「是嗎？」

大眾默然了，誰能在卜二面前侈談智慧呢？不管贊成與否，他寫過不少書，發表了不少相關的文章，最後還設計出智慧電腦，現在他卻說出這種話來。

一個人問：「那你所做的是什麼？」

「我只是在幼稚園中，第一個完成勞作的小孩。」

「您是說智慧還要成長？」

「智慧是比較的，沒有絕對的智慧。」

「那麼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是非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們的選擇也不一定是對的。」

「答對了。」

有人說：「我還能多考慮一下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有沒有限期？」

「沒有，人人來去自如。」

終於，二〇二一年十月，在一片岑寂中，卜二等人上了太空船，走了。